

境

五原

山

待復

河

朝華夕拾

時事新編

筆墨集

筆墨集後編

亦已集

三間集

二心集

南腔北調集

流自由集

風月集

花書二字

吳其雅文

吳其雅文二集

吳其雅文末編

集外集

集外集拾遺

集外集拾遺補編

中國小說史略

漢文學史綱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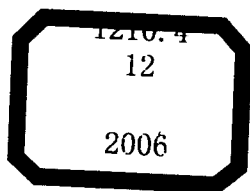
古籍序跋集

譯文序跋集

兩地書

魯迅書信

魯迅日記



集外集

鲁迅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集外集/鲁迅著. - 2版.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ISBN 7-02-005851-5

I. 集… II. 鲁… III. ①鲁迅杂文-选集②鲁迅
诗歌-选集 IV. I21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0058 号

责任编辑:岳洪治

装帧设计:翁 涌

责任印制:张文芳

集 外 集

Ji Wai Ji

鲁 迅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49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7.125 插页 3

1952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2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7-02-005851-5

定价 13.00 元

本书是作者 1933 年以前出版的杂文集中未曾编入的诗文的合集,1935 年 5 月由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初版,作者生前只印行一版次。这次只抽去已编入《三闲集》的《〈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和译文《Petöfi Sándor 的诗》两篇。《咬嚼之余》、《咬嚼未始“乏味”》、《“田园思想”》三篇的“备考”,系本书出版后由作者亲自抄出,原拟印入《集外集拾遗》的,现都移置本集各有关正文之后;《通讯(复霉江)》的来信则系这次抄补的;《〈奔流〉编校后记》初版时遗漏最后一则,现亦补入;所收旧体诗按写作时间的先后,在顺序上作了调整。

目 录

序言	1
----------	---

一九〇三年

斯巴达之魂	7
说钗	19

一九一八年

梦	29
爱之神	30
桃花	31
他们的花园	32
人与时	33
渡河与引路	34

一九二四年

“说不出”	39
记“杨树达”君的袭来	41
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正	49

烽火五则	51
“音乐”？	53
我来说“持中”的真相	56

一九二五年

咬嚼之余	59
【备考】：“无聊的通信”(仲潜,伏园)	61
关于《咬文嚼字》(仲潜,伏园)	63
《咬文嚼字》是“滥调”(潜源,伏园)	65
咬嚼未始“乏味”	70
【备考】：咬嚼之乏味(潜源)	71
杂语	75
编完写起	77
【案语】：	78
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81
“田园思想”	87
【备考】：来信(白波)	87
流言和谎话	92
通信(复霉江)	96
【备考】：来信	97

一九二六年

《痴华鬢》题记	101
《穷人》小引	103

通信(复未名)	109
---------------	-----

【备考】:来信	110
---------------	-----

一九二七年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113
----------------	-----

一九二九年

关于《关于红笑》	123
----------------	-----

通讯(复张逢汉)	129
----------------	-----

【备考】:关于孙用先生的几首译诗	130
------------------------	-----

一九三二年

《淑姿的信》序	133
---------------	-----

一九三三年

选本	135
----------	-----

诗

一九一二年

哭范爱农	143
------------	-----

一九三一年

送 O.E. 君携兰归国	145
--------------------	-----

无题(大野多钩棘)	146
赠日本歌人	147
湘灵歌	148

一九三二年

自嘲	149
无题(洞庭木落楚天高)	151

一九三三年

二十二年元旦	153
题《彷徨》	154
题三义塔	155
悼丁君	157
赠人	158
阻郁达夫移家杭州	160

附 录

一九二八年——一九二九年

《奔流》编校后记(一——十二)	163
-----------------------	-----

序 言^{〔1〕}

听说：中国的好作家是大抵“悔其少作”^{〔2〕}的，他在自定集子的时候，就将少年时代的作品尽力删除，或者简直全部烧掉。我想，这大约和现在的老成的少年，看见他婴儿时代的出屁股，衔手指的照相一样，自愧其幼稚，因而觉得有损于他现在的尊严，——于是以为倘使可以隐蔽，总还是隐蔽的好。但我对于自己的“少作”，愧则有之，悔却从来没有过。出屁股，衔手指的照相，当然是惹人发笑的，但自有婴年的天真，决非少年以至老年所能有。况且如果少时不作，到老恐怕也未必就能作，又怎么还知道悔呢？

先前自己编了一本《坟》，还留存着许多文言文，就是这意思；这意思和方法，也一直至今没有变。但是，也有漏落的：是因为没有留存着底子，忘记了。也有故意删掉的：是或者因为看去好像抄译，却又年远失记，连自己也怀疑；或者因为不过对于一人，一时的事，和大局无关，情随事迁，无须再录；或者因为本不过开些玩笑，或是出于暂时的误解，几天之后，便无意义，不必留存了。

但使我吃惊的是霁云^{〔3〕}先生竟抄下了这么一大堆，连三十多年前的时文，十多年前的新诗，也全在那里面。这真好像将我五十多年前的出屁股，衔手指的照相，装潢起来，并且给

我自己和别人来赏鉴。连我自己也诧异那时的我的幼稚，而且近乎不识羞。但是，有什么法子呢？这的确是我的影像，——由它去罢。

不过看起来也引起我一点回忆。例如最先的两篇，就是我故意删掉的。一篇是“雷铎”的最初的介绍，一篇是斯巴达的尚武精神的描写，但我记得自己那时的化学和历史的程度并没有这样高，所以大概总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不过后来无论怎么记，也再也记不起它们的老家；而且我那时初学日文，文法并未了然，就急于看书，看书并不很懂，就急于翻译，所以那内容也就可疑得很。而且文章又多么古怪，尤其是那一篇《斯巴达之魂》，现在看起来，自己也不免耳朵发热。但这是当时的风气，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才能被称为好文章，我还记得“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4]是大家传诵的警句。但我的文章里，也有受着严又陵^[5]的影响的，例如“涅伏”，就是“神经”的腊丁语的音译，这是现在恐怕只有我自己懂得的了。此后又受了章太炎^[6]先生的影响，古了起来，但这集子里却一篇也没有。

以后回到中国来，还给日报之类做了些古文，自己不记得究竟是什么了，霁云先生也找不出，我真觉得侥幸得很。

以后是抄古碑。再做就是白话；也做了几首新诗。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我更不喜欢徐志摩^[7]那样的诗，而他偏爱到各处投稿，《语丝》^[8]一出版，他也就来了，有人赞成他，登了

出来,我就做了一篇杂感,和他开一通玩笑,使他不能来,他也果然不来了。这是我和后来的“新月派”^[9]积仇的第一步;《语丝》社同人中有几位也因此很不高兴我。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收在《热风》里,漏落,还是故意删掉的呢,已经记不清,幸而这集子里有,那就是了。

只有几篇讲演,是现在故意删去的。^[10]我曾经能讲书,却不善于讲演,这已经是大可不必保存的了。而记录的人,或者为了方音的不同,听不很懂,于是漏落,错误;或者为了意见的不同,取舍因而不确,我以为要紧的,他并不记录,遇到空话,却详详细细记了一大通;有些则简直好像是恶意的捏造,意思和我所说的正是相反的。凡这些,我只好当作记录者自己的创作,都将它由我这里删掉。

我惭愧我的少年之作,却并不后悔,甚而至于还有些爱,这真好像是“乳犊不怕虎”,乱攻一通,虽然无谋,但自有天真存在。现在是比较的精细了,然而我又别有其不满于自己之处。我佩服会用拖刀计的老将黄汉升^[11],但我爱莽撞的不顾利害而终于被部下偷了头去的张翼德^[12];我却又憎恶张翼德型的不问青红皂白,抡板斧“排头砍去”的李逵,我因此喜欢张顺的将他诱进水里去,淹得他两眼翻白^[13]。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夜,鲁迅记于上海之桌面书斋。

*

*

*

〔1〕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5年3月5日上海《芒种》半月刊第一期。

〔2〕“悔其少作”语出三国时杨脩《答临淄侯笺》：“脩家子云，老不晓事，强著一书，悔其少作。”按子云即杨（一作扬）雄。他早年曾仿司马相如作有《甘泉赋》、《长杨赋》等，后来在所著《法言·吾子》篇里说：“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彫（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

〔3〕 秉云 杨霁云（1910—1996），江苏常州人，文化工作者。

〔4〕“被发大叫”等语，出自《浙江潮》第一期、第二期（1903年2月、3月）连载文谔作《浙声》一文。该文概述越王勾践和明朝亡国时有关浙江的史实，第二期所载部分中有“荒天绝叫，鬼哭磷飞，无涕可挥，大风灭烛”；“我自被发东走，虽获一二之传之书，则又择焉不精，语焉不详”；“二百年来，安见无名山万重，抱经独往之徒遁灭其中”等语句。

〔5〕 严又陵（1854—1921） 名复，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闽侯（今属福州）人，清末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早年留学英国。1895年他译述英国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的前两篇，于1898年以《天演论》为题出版。“涅伏”，拉丁语 Nervus 的音译，见该书卷上《广义篇》：“官与物尘相接，由涅伏以达脑成觉。”

〔6〕 章太炎（1869—1936） 名炳麟，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革命家、学者。光复会的发起人之一，后参加同盟会，主编《民报》。他的著作汇编为《章氏丛书》（共三编）。他很推重三国两晋的文章，自述“初为文辞，刻意追躐秦汉”，后来“乃悟三国两晋间文诚有秦汉所未逮者”（见《太炎先生自定年谱》）。鲁迅在日本时听章太炎讲《说文解字》，在文风上受到章氏刻意求古的影响。

〔7〕 徐志摩（1897—1931） 浙江海宁人，诗人，新月派的主要成员。曾留学欧美，1922年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教授，并参与主编《晨报副镌·诗刊》、《新月》等刊物。著有《志摩的诗》、《猛虎集》等。鲁迅因他向《语丝》投稿而作的一篇杂感，即本书的《“音乐”？》

一文。

〔8〕《语丝》文艺性周刊，最初由孙伏园、周作人编辑，1924年11月在北京创刊，1927年10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禁，同年12月移至上海续刊，先后由鲁迅、柔石主编。1930年3月出至第五卷第五十二期停刊。鲁迅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和支持者之一。

〔9〕“新月派”指新月社成员。该社1923年成立于北京，取名于印度诗人泰戈尔的《新月集》。1927年春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次年3月出版《新月》月刊。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陈源、梁实秋、闻一多、罗隆基等。

〔10〕删去的几篇讲演指《鲁迅先生的演说》、《读书与革命》、《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等。《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后经鲁迅删订同意收入，但在本书书稿送审时被国民党检查官抽去。关于删存各篇讲演稿的经过，参看作者1934年12月11、14、16、18日致杨霁云信。

〔11〕黄汉升(?—220) 名忠，字汉升，三国南阳(今属河南)人。本是荆州刘表的部将，归顺刘备时已年近六旬，所以称为老将。京剧《定军山》中有他用拖刀计斩曹操的大将夏侯渊的情节。

〔12〕张翼德(?—221) 名飞，字翼德，涿郡(今河北涿县)人。三国时蜀汉的大将，后为部将张达、范疆刺杀并割了他的头颅投往东吴。

〔13〕李逵、张顺都是小说《水浒传》中的人物。李逵抡板斧“排头砍去”及张顺水淹李逵的故事，分别见该书第四十回和第三十八回。

一九〇三年

斯巴达之魂^[1]

西历纪元前四百八十年，波斯^[2]王泽耳士大举侵希腊。斯巴达^[3]王黎河尼佗将市民三百，同盟军数千，扼温泉门（德尔摩比勒）。敌由间道至。斯巴达将士殊死战，全军歼焉。兵气萧森，鬼雄昼啸，追浦累皆之役^[4]，大仇斯复，迄今读史，犹慷慨有生气也。我今掇其逸事，贻我青年。呜呼！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幗之男子乎？必有掷笔而起者矣。译者无文，不足模拟其万一。噫，吾辱读者，吾辱斯巴达之魂！

依格那海^[5]上之曙色，潜入摩利逊之湾，衣狄第一峰之宿云，亦冉冉呈霁色。湾山之间，温泉门石垒之后，大无畏大无敌之希腊军，置黎河尼佗王麾下之七千希腊同盟军，露刃枕戈，以待天曙。而孰知波斯军数万，已乘深夜，得间道，拂晓而达衣狄山之绝顶。趁朝曦之瑟然，偷守兵之微睡。如长蛇赴壑，蜿蜒以逾峰后。

旭日最初之光线，今也闪闪射垒角，照此淋漓欲滴之碧血，其语人以昨日战争之烈兮。垒外死士之残甲累累成阜，上

刻波斯文“不死军”三字，其示人以昨日敌军之败绩兮。然大军三百万，夫岂惩此败北，夫岂消其锐气。噫嘻，今日血战哉！血战哉！黎河尼佗终夜防御，以待袭来。然天既曙而敌竟杳，敌幕之乌，向初日而噪，众军大惧；而果也斥候于不及防之地，赍不及防之警报至。

有奢刹利^[6]人曰爱飞得者，以衣驮山中峰有他间道告敌；故敌军万余，乘夜进击，败佛雪守兵，而攻我军背。

咄咄危哉！大事去矣！警报戟脑，全军沮丧，退军之声，器器然挟飞尘以磅礴于军中。黎河尼佗爱集同盟将校，以议去留，金谓守地既失，留亦徒然，不若退温泉门以为保护希腊将来计。黎河尼佗不复言，而徐告诸将曰，“希腊存亡，系此一战，有为保护将来计而思退者，其速去此。惟斯巴达人有‘一履战地，不胜则死’之国法，今惟决死！今惟决死战！余者其留意。”

于是而胚罗蓬诸州军三千退，而访嘻斯军一千退，而螺克烈军六百退，未退者惟刹司骇人七百耳。慨然偕斯巴达武士，誓与同生死，同苦战，同名誉，以留此危极凄极壮绝之旧垒。惟西蒲斯人若干，为反复无常之本国质，而被抑留于黎河尼佗^[7]。

嗟此斯巴达军，其数仅三百；然此大无畏大无敌之三百军，彼等曾临敌而笑，结怒欲冲冠之长发^[8]，以示一瞑不视之决志。黎河尼佗王，亦于将战之时，毅然谓得“王不死则国亡”之神诫^[9]；今无所迟疑，无所犹豫，同盟军既旋，乃向亚波罗神^[10]而再拜，从斯巴达之军律，舆櫜以待强敌，以待战死。

呜呼全军，惟待战死。然有三人焉，王欲生之者也，其二为王戚，一则古名祭司之裔，曰豫言者息每卡而向以神诚告王者也。息每卡故侍王侧，王窃语之，彼固有家，然彼有子，彼不欲亡国而生，誓愿殉国以死，遂侃然谢王命。其二王戚，则均弱冠矣；正抚大好头颅，屹立阵头，以待进击。而孰意王召之至，全军肃肃，谨听王言。噫，二少年，今日生矣，意者其雀跃返国，聚父母亲友作再生之华筵耶！而斯巴达武士岂其然？噫，如是我闻，而王遂语，且熟视其乳毛未褪之颜。

王“卿等知将死乎？”少年甲“然，陛下。”王“何以死？”甲“不待言：战死！战死！”王“然则与卿等以最佳之战地，何如？”甲乙“臣等固所愿。”王“然则卿等持此书返国以报战状。”

异哉！王何心乎？青年愕然疑，肃肃全军，谛听谛听。而青年恍然悟，厉声答王曰，“王欲生我乎？臣以执盾至，不作寄书郎。”志决矣，示必死矣，不可夺矣。而王犹欲遣甲，而甲不奉诏；欲遣乙，而乙不奉诏。曰，“今日之战，即所以报国人也。”噫，不可夺矣。而王乃曰，“伟哉，斯巴达之武士！予复何言。”一青年^[11]退而谢王命之辱。飘飘大旗，荣光闪烁，於铄^[12]豪杰，鼓铸^[13]全军，诸君诸君，男儿死耳！

初日上，征尘起。睁目四顾，惟见如火如荼之敌军先锋队，挟三倍之势，潮鸣电击以阵于斯巴达军后。然未挑战，未进击，盖将待第二第三队至也。斯巴达王以斯巴达军为第一队，刹司骇军次之，西蒲斯军殿；策马露刃，以速制敌。壮哉劲气亘天，竣乌退舍^[14]。未几惟闻“进击”一声，而金鼓忽大振